

歷代愛國詩選析

嘯馬

游友基

林錦鴻



I222

84

3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历代爱国诗选析

啸 马 游友基 林锦鸿

BH54/25

福建教育出版社



历代爱国诗选析

啸 马 游友基 林锦鸿选析

出版 福建教育出版社

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

印刷 三明市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238千字 插页 6

1984年10月第一版 198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440

书号：7159·939 定价：1.48元

屈原画像



屈子行吟图



杜甫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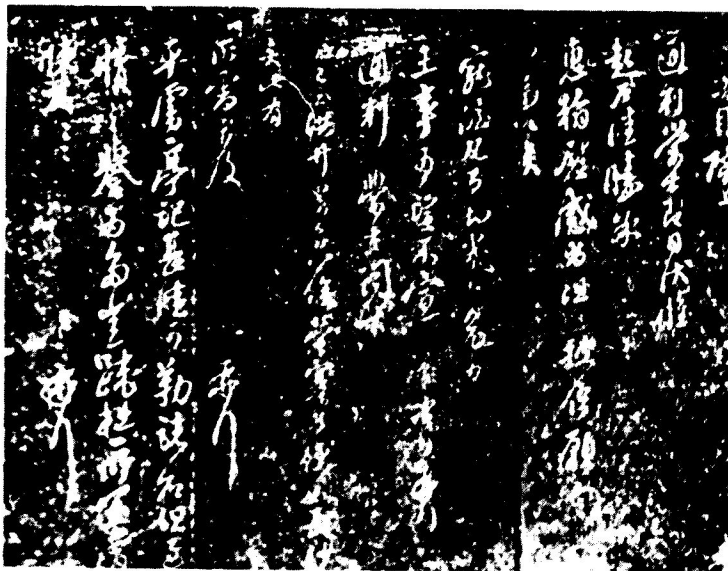
李白画像



岳飞画像



岳飞手迹



岳飞手迹

送小山李先主歸蓬萊
癸年結社學蓬下塞上重蓬
者二毛更與龍蛇爭常海以爲
斥懷我輜輶東溟雷雨棒細
島嶼人向海氣高蒼桂笑時
入我痛舟道更任君家
保蓬東午夏六月五諸子咸繼
書于刺東之蓬館高

周子以爲此言曰夫
 子之耶子親不與
 大平然之方不以此
 善也夫此以不善
 也凡子之君子之
 亦如此哉或與之
 都產之良則成之
 偷其所以傳國孔子
 言之新之知也

[illegible]



林则徐画像



林则徐手迹



林则徐遗稿

楊泰仁兄

在朝夕

懷抱規古今

康屯屯

康有为手迹

象鼻穿岩積翠侵石堂
廣興石翕深光起龍天
說仁日雨花首福碧潭陰

這印夜玉蓮，系余伴遊。康有為

This image shows a large, circular arrangement of many small,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haracters are densely packed and form a large, roughly circular shape.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calligraphic style. The overall effect is a complex, textured pattern of black ink on a light background.

谭嗣同手迹



秋瑾像

書感
飄泊天涯無限感有生
如此復何歡傷心鐵鑄
九州錯練手者多三三觀
大好江山誰醉夢值人處
月島溫寒陸沉危局范范
抗英向東風情新相
林競翔

秋瑾手迹

飄泊天涯無限感有生一知是何如
傷心鐵鑄九州錯練手者多三三觀
大好江山誰醉夢值人處月島溫寒
陸沉危局范范抗英向東風情新相
林競翔
河山龍目並生衣大恩神州幾
牧馬長驅高浪整龍牙何愁風雲
鼓戰青使倒中光祖國中可復
銅鑄心象國恨長歌鐵英大排
日中道一重中事不克為人

秋瑾手迹



孙中山像

願乘風破萬里浪
甘面壁讀十年書

孫文

孙中山手迹

大道之行也天下
為公選賢與能講
信修睦故人不獨親
其親不獨子其子使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矜寡孤
獨廢疾者皆有所
養男有分女有歸
貨惡其棄於地也
不必藏於己力惡其
不出於身也不必為
己是謀閉而不興盜
竊亂賊而不作故外
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孫文

孙中山手迹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一方面为祖国的统一、进步、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另一方面，又对民族压迫、外国侵略，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祖国繁荣昌盛的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植根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爱国主义传统。这个传统就象一条红线贯串在我国古典诗歌里。

早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出现了《无衣》、《载驰》、《六月》这样同仇敌忾、抵御侵略的爱国诗篇。战国时期，七雄纷争。通过兼并战争，“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实现从割据状态到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的过渡，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屈原力主举贤授能、修明法度、改革政治、合从抗秦，进而统一中国，集中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尽管屈原执着地坚持由楚实行统一带有狭隘性）。当他遭到统治集团守旧势力的排挤和打击，被黜流放，目睹强秦入侵、国家残破、人民流离的惨局，就把深沉热烈的爱国感情和对进步政治理想的追求，熔铸成《离骚》等不朽的诗作。从东汉末年到南北朝，祖国几度陷入军阀割据、各族纷纷建立政权相互混战的局面。建安诗歌揭露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军阀混战惨象，抒发了

诗人们渴望统一祖国和建功立业的抱负，展现出“雅好慷慨”的爱国主义的时代精神。在民族分裂与藩镇割据相结合的安史之乱中，出现了唐代诗歌的爱国主义高潮。李白、杜甫的许多光辉的爱国诗篇，正是“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这一动乱时代的实录。到了宋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国家——宋朝，相继受到辽、西夏、金、蒙元的严重威胁。爱国主义成为有宋一代歌唱不绝、激动人心的主旋律。陆游的诗和辛弃疾的词，则是杰出的代表。明末清初，国破家亡之恨，异族蹂躏之痛，恢复故国之思，凝聚在夏完淳、郑成功、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大义凛然的诗歌里。

明清之际，古典诗歌的爱国主义开拓了新的领域。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斗争的序幕。戚继光以“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的英雄气概，转战闽浙，屡挫倭寇，平定海疆。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林则徐、魏源、龚自珍、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秋瑾等人的爱国诗篇，多方面地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的民族感情，把爱国主义上升到民族民主革命的高度。

“寸寸山河寸寸金，孤离分裂力谁任？”（黄遵宪《赠梁任父同年》）“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丘逢甲《春愁》），“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孙中山《挽刘道一》），这些悲愤苍凉的诗句，蕴含着外祸日深、国土沦丧的沉痛。诗人们斥责清王朝“冠盖当前半沐猴”，“一纸中枢催罢战”的腐朽无能、屈辱苟安的丑恶行径，发出“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的以身许国的誓言。这一时期的爱国诗，和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在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候起着振聋发聩、唤起民众的作用。

二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爱国主义，其最鲜明的特征表现为：反对异族侵略，维护国家统一，视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这种对民族对国家最诚挚最高尚的感情，曾经促使多少诗人面对生死的抉择，能够慷慨赴死、从容就义。孔子曾主张“杀身成仁”，孟子也主张“舍生取义”，司马迁说过“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古代儒家赋予高度伦理意义的生死观，无疑正是历史上爱国主义的民族道德基础。我国历代许多民族英雄、爱国诗人都履践了这条道德准则，表现出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凛烈气节和崇高操守。屈原是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他认定自己对祖国的忠贞、对理想的追求是美德之所在，以十分坚毅的精神，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唱出这样悲壮的歌声：“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楚辞·九章·怀沙》）文天祥兵败被俘，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以明至死不渝之志。明末抗清英雄夏完淳，牺牲时年仅十七岁。在狱中他仍斗志昂扬，表示死后当作鬼雄，为祖国的光复事业战斗不息。他的“英雄生死路，却是壮游时”，“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厉英魂”的豪言，真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象屈原、文天祥、夏完淳那样为祖国献出生命的爱国诗人真是史不绝书。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诗篇，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英而万古流传。

正因为祖国高于一切，洒热血、抛头颅尚且在所不恤，更何况个人荣辱、家庭之恋、儿女之情等等呢。在爱国主义的崇高情操面前，这些都理所当然的要退居到次要的服从的地位了。曹植《白马篇》刻画了一个驰骋疆场的“幽并游侠儿”的艺术形象：

“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生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妻与子。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披露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爱国情怀。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的诗句，表现了置个人生死祸福于度外的阔大胸襟。秋瑾《柬徐寄尘》：“祖国沦亡已若斯，家庭苦恋太情痴。只愁转眼瓜分惨，百首空成花蕊词。”跟林觉民《与妻诀别书》中所表现出的“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的毁家纾难，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也正因为祖国高于一切，才迸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诗人去经受各种严峻的考验。文天祥《指南录后序》记叙自敌营逃归，沿途历经“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的种种艰难险阻，而爱国之志弥坚，确是“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黄宗羲《山居杂咏》中“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表现出杀头、坐牢、寒冷、饥饿，都不能动摇他忠于国家民族的节操。这种由对祖国的至诚之情所凝结成的诗篇，使古典诗歌中的爱国主义益增其灿烂的光辉。

爱国主义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巨大的精神力量，除了对祖国的一片至情，是因为它还包含着其他许多丰富的内涵。诸如对河山、对人民的热爱，对“天下兴亡”的责任感，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对人民的挚爱。而且，爱祖国和爱人民，两者又总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无论分裂战争、外国入侵，还是穷兵黩武，首蒙其害的是人民。救祖国正为拯斯民于水火。这在屈原的诗歌里就有所反映：“皇天之不纯命令，何百姓之震怒。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哀郢》）以深沉的哀痛画出了一幅国家残破的流民图。杜甫的《兵车行》，深刻揭露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

难：“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组诗“三吏”、“三别”，真实地描绘了“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惨象。“忧国复忧民”的陆游，他那热爱祖国的拳拳之心和怀念中原父老的眷眷之情，是始终维系在一起的。他那脍炙人口的名诗：“三千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对渴望恢复的北方人民的同情，对辽阔壮丽的祖国河山的热爱，迸发出多么震撼人心的爱国主义激情。他不仅从与“野人共语”中，认识到人民的爱国思想：“忠言乃在里间间。”（《识愧》）而且热情歌颂了人民的爱国行为：“关辅遗民意可伤，蜡封三寸绢书黄。亦知虏法如秦酷，列圣恩深不能忘。”（《追忆征西幕中旧事》）及至清末，秋瑾的《感愤》：“国破方知人种贱”，蒋智由的《有感》：“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更从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高度，寄深爱于人民。爱祖国的诗人，必然是爱人民的；而对人民的冷漠，决不能燃起爱祖国的炽热火焰。

从上面简要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理解：作为人类的感情，爱国主义乃是一种最崇高、最深厚、最坚毅、最具有激奋力量的感情。

怎样看待古典爱国诗歌中的忠君思想？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待历史现象（包括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历史人物，必须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上，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诚然，出身封建地主阶级的古代爱国诗人，其思想往往不可避免地带上“忠君”的烙印，即所谓时代的阶级的局限。他们把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君主身上而比较地忽视人民的力量。这正是许多民族英雄、爱国诗人感到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甚至造成贲志以歿、饮恨而终的悲剧的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如范文澜同志指出的：“国家建立在祖国的土地

和被压迫阶级上面。代表国家的君主和他的朝廷，在表面上似乎是站在社会之上，通常以公正的中间人姿态来调和两大敌对阶级的冲突，因此也似乎代表了被压迫阶级。在这种情况下，祖国、国家、君主三者常混为同一的事物，被统治阶级区别不清楚，统治阶级也未必故意区别不清楚。”“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爱国行动，一般都表现为爱本族的朝代和君主。”“以恢复前朝为号召，实际意义是借前朝作象征来恢复祖国。”（《中国通史·绪言》）统治阶级中的爱国志士坚持抗战，保卫祖国，尽管这种行为在他们的主观上是对于旧朝旧君的忠爱，但在客观上是和祖国、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事实表明，不少爱国诗人也并非一味的“愚忠”。即便是岳飞这样的人物，也曾对宋高宗屈辱求和进行过诤谏：“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当赵构庆祝“议和”成功、加封岳飞“开府仪同三司”时，岳飞拒绝受封，严正指出：“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勿宜论功行赏，取笑敌人。”（《续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一卷）并通过《小重山》的含蓄之辞，婉“指和议之非”（陈郁《话腴》）。这表明，“忠君”并没有压倒诗人的爱国感情。相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在许多爱国诗人的身上都有所体现。这正是中国古典爱国诗歌弥足珍贵之处。

三

在古典诗歌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爱国主义作为崇高的美德，代代相传，发扬光大，已经构成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特征之一。民族英雄、爱国诗人受到经久不衰的歌颂和敬仰，就是爱国主义继承性的鲜明表现之一。奏出了雄伟壮美的爱国主义第一乐章的屈原，几千年来都被奉为理想的化身、爱国的